

内好对武田文学特色做出的切中肯綮之评价。但是，这并非笔者解读武田泰淳或其小说《蝮蛇的后裔》的终极目的；更重要的是，武田泰淳设定“第二个我”，采用象征性隐喻的写作艺术手法，到底要表达怎样的军国主义批判意识。

我们不妨把《蝮蛇的后裔》中人物与其象征性存在合并起来，按照武田泰淳的文本叙述内容去梳理它们的存在逻辑。

（一）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觊觎“她”（中国）的美貌，无端占有、长期奸淫、蹂躏这个女人；破坏了“她”（中国）与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原本美好的夫妻关系；

（二）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被放逐，最后病体缠身、奄奄一息，完全无力抗拒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的迫害；“她”（中国）与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都是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的受害者。

（三）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的迫害，疏离了“她”（中国）与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的关系，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被迫接受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金钱援助的凌辱，“她”（中国）与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痛恨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的目标是一致的。

（四）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与“她”（中国）彼此爱慕，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因为对“她”（中国）的爱而决定暗杀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。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的直接动机，并非为了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，而是为了将来能与“她”（中国）长相厮守，永远守护对“她”（中国）的爱。

（五）“蝮蛇的后裔”的“伪善

者”意味在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的身上，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自我怀疑、自我批判的必要性源自愧对“她”的丈夫（中国文学研究会）的自责心理，“杉”（武田泰淳）耻辱感、无力感的救赎是通过杀死“辛岛”（军国主义日本）得以实现的。

结 语

总而言之，在侵华战争反省、日本军国主义批判的思想领域，《蝮蛇的后裔》比《审判》更进一步的是，武田泰淳已然在文学上作别战争“加害者”自我反省之视域，迈开了公开批判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步伐。《审判》中“二郎”杀人罪恶的救赎者是未婚妻“怜子”，这是武田泰淳通过“二郎”这一主人公单方面解除与“怜子”的婚约，销声匿迹于曾枪杀中国平民土地上实现的；换句话说，是通过无法接受幸福，必须拒绝幸福、选择痛苦的赎罪方式来实现的。《蝮蛇的后裔》中“杉”的耻辱感的救赎是通过“她”或者说“爱”来实现的，实现的方式是以牙还牙、杀死加害者“辛岛”，归根结底是“爱”的力量、“爱”的信仰带来的心灵救赎。从横向来看，武田泰淳战争题材小说的军国主义批判手法，要比大冈升平《俘虏记》《莱特战记》的“顾影自怜”，比野间宏《脸上的红月亮》的抽象暧昧更加泼辣和高明，更具批判侵华战争和军国主义罪恶的艺术杀伤力。

在武田泰淳的这两部小说中，“二郎”与“怜子”、“杉”与“她”的关系，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武田在上海时期阅读的名著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罪与罚》，也会很自然地联想到《罪与罚》中